

【第二十一回】

1

明道回家後，向母親林佩璇說：「媽，明天我要去小喬同學家幫她慶生，我想準備生日禮物送她，妳覺得女生會喜歡什麼呢？」

林佩璇說：「我覺得你可以買盒蛋糕和洋娃娃作為禮物送給她，禮物的部份媽媽幫你出錢」

明道一聽大為欣喜：「謝謝媽，那我回房囉。」

待明道回房之後，林佩璇說：「老公啊，看來我們兒子已經長大了，開始想要交女朋友囉。」

歐陽靖聞言大笑：「這小子果然頗有乃父之風。」

林佩璇不悅地反問：「喔？你說什麼乃父之風？」

歐陽靖驚覺自己失言，趕忙敷衍：「沒有啦！都過去了，好漢不提當年勇。」

林佩璇卻趁機翻舊帳，追問歐陽靖的風流情史：「我記得十年前，那個叫什麼秀怡的，當時你說是你有魅力，對方才會死纏著你，你倒是說說看，你是多有魅力法，有多少女人崇拜你啊？」

歐陽靖苦著臉說：「喔，天地良心啊，我可沒跟人家怎樣喔！妳千萬別胡思亂想。」

林佩璇說：「你別想避重就輕！」

林佩璇的追問，搞得歐陽靖無力招架，心裡大嘆：「唉！都怪自己大嘴巴，這下耳根又不得安寧了。」

2

文彥一行人來到小喬家，小喬開門看到文彥等人。

小喬驚喜地說：「你們都來了，我還以為…媽，妳事先都不跟人家說。」

翟嘉玲微笑著說：「妳同學電話裡說，要給妳一個驚喜啊。你們都進來呀。」

一行人進到客廳後，管家端出水果糖果和飲料招待大家。

明道拿出禮盒：「小喬，這是我準備的禮物。」

玉堂拿出禮盒：「這是我與玉惠合送的禮物。」

寶鳳拿出禮盒：「小喬，祝你生日快樂。」

小喬逐一接過禮物，擱在一旁桌上。

小喬感動地說：「謝謝你們。」

文彥動作笨拙地放下背包，從裡頭拎出兩袋東西。

小喬好奇地問：「文彥，這是什麼東西啊？好香呢！」

文彥搔頭傻笑說：「剛烤好的番薯和芋頭啦！」

玉堂大笑：「哇嘞，哪有人過生日送番薯和芋頭的？你別老土囉！」

文彥傻笑說：「這是我家田裡出產的，我阿母說方便就好，心意最重要。」

明道說：「這份禮物真的很特別呢！」

小喬說：「文彥，我喜歡啊！生日蛋糕我都吃膩了，番薯和芋頭才好呢！」

明道苦笑，心想：「看來我的小公主，口味也很特別。」

管家推出一只插好蠟燭的生日蛋糕，明道和文彥幫忙點蠟燭。

寶鳳說：「我們合唱生日快樂歌，然後請壽星吹蠟燭許願。」

眾人圍著大蛋糕唱生日快樂歌。

寶鳳說：「壽星吹蠟燭，邊吹邊許願喔。」

小喬吹著蠟燭，雙手合什許下心願。

寶鳳說：「小喬，妳許了什麼願望？」

小喬說：「我啊？我的願望是兩年後我們一起上台大。」

明道微笑著說：「小喬，妳這願望好雄偉哩！」

寶鳳說：「小喬，壽星切蛋糕囉。」

小喬切開蛋糕，分給同學。

小喬說：「文彥，我這份給你，我吃你帶來的番薯和芋頭。」

玉惠說：「小喬學姐，妳對文彥真好。」

小喬跟母親佩璇津津有味的吃著芋頭番薯；文彥、寶鳳，以及玉堂兄妹猛吃蛋糕；明道一手拿著芋頭番薯，一手端著蛋糕，不知所措，猶豫了一下之後，便決定一口蛋糕，一口芋頭番薯的吃了起來。

玉堂問：「明道，你這樣混著吃，不知是什麼滋味哩？」

明道說：「你不會自己試試看嗎？」

過了一會兒，傳出一串屁聲，眾人沉默，小喬臉紅低頭。

文彥邊吃蛋糕邊捂著鼻子問：「這屁誰放的，怎麼這麼臭？」

明道舉手說：「是我，我自首。」

小喬愣了一下，抬起頭望著明道，明道對著小喬眨了一下眼。

3

醫院病房裡，董志乾躺在病床上，醫生帶著兩名護士來到病房裡，一名護士幫董志乾更換點滴。

董志乾問：「醫生，可以放我出院了嗎？」

醫生說：「董先生，相信不用我說，你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應該也很清楚才對啊！」

董志乾嚷著：「就是因為清楚我才要出院。」

醫生搖頭說：「很抱歉，你的要求我實在是無法答應，你現在如果安心靜養，說不定…。」

董志乾接話說：「說不定還能死皮賴臉的多活幾個禮拜是吧？」

醫生說：「先生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董志乾乾笑說：「得了得了，我哪會不知道你就是這個意思，反正我這條命已經沒救了，你就趕快放我出去自生自滅，也省得你們太平間還要再多佔用一個位置。」

護士甲說：「先生，要是你能夠隨時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，你的病情說不定…。」

董志乾苦澀地笑著說：「護士小姐，妳少跟我扯胡，那些什麼樂觀積極，這個世間本就是地獄，除非一死了之才能解脫，你們要真那麼樂觀，好啊，放我出院啊！我保證，我一踏出醫院病就好了。」

護士被董志乾那種不正常的笑容給嚇到，一時不知道該做何反應。

醫生嘆氣說：「唉，董先生，恕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，你就好好的待在醫院裡頭靜養吧。」

醫生說罷，帶著兩位護士正要離去，董志乾突然一把將插在手上的點滴給拔掉，掙扎著起身，醫生見狀，急忙轉身去壓制董志乾，董志乾不停的大吼大叫：「讓我出去！我一定要回去鹿窟！放開我！放開我！」

醫生壓制董志乾，弄得滿頭大汗，回頭對著兩位呆站著的護士說：「你們還愣著幹嘛？快來幫忙啊！把他綁起來！」

兩名護士回過神來，護士甲幫醫生壓住董志乾，護士乙則是拿出皮帶將董志乾綁住，一陣手忙腳亂之後，總算是將董志乾給綑綁在病床上。

護士甲幫董志乾止血，並重新弄上點滴，董志乾則是兩眼直瞪著天花板，嘴裡不停的喃喃自語，醫生搖搖頭，示意兩名護士隨自己一同離去，三人走出房門。

4

醫生護士在診療室裡頭看著董志乾的 X 光片。

醫生說：「我真的是搞不懂，從這 X 光片看來，這個病人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得這麼嚴重了，照理說他連走路都有困難了才對，更何況他還跛著一隻腳，這樣急著出院，到底是想去哪？」

護士甲說：「他那個人看起來就像是瘋了一樣，好可怕！」

護士乙說：「也許他有什麼心願未了？」

醫生說：「就算是這樣，我也不可能放他出院，他如果離開醫院，恐怕根本就活不過一週。」

護士甲說：「看來，我們只能祈禱，他接下來的日子能夠安份一點了。」
醫生說：「唉！希望如此。」

5

文彥一夥人在學校圖書館念書。

小喬問：「文彥，你為什麼突然想要考法律系啊？」

文彥說：「喔，因為我打算將來考律師啊，律師的薪水很高，生活又很穩定，很不錯啊，以後畢業也不用擔心自己不曉得要找什麼工作了。」

小喬說：「可是，法官律師的錄取率很低，法律那些條文又無聊的要死，你的文筆這麼好，為什麼不乾脆去念中文系，反而要選擇這麼辛苦的一條路呢？」

文彥沉思了一會兒說：「我叔叔被抓去時，我想了很多，那時候多虧明道的父親幫忙，叔叔才會這麼快就被放出來，如果說我自己也懂得法律的話，以後不也就能夠像明道的父親一樣，幫助更多有著類似遭遇的人了嗎？」

明道拍拍文彥的肩膀，說：「文彥，我支持你，以你的程度，一定可以考上台大法律系。」

寶鳳說：「我想，你之所以想念法律系，應該不只這個原因才對吧？你老實說，你是不是想要去調查，當年發生在我們鹿窟村的慘案真相？」

玉堂聽寶鳳如此說，也生出好奇：「寶鳳她說的對嗎？」

文彥沉默不語。

玉堂說：「文彥，我以好朋友的身分勸你千萬不要做傻事，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吧，你還有大好的前途，不需要一輩子籠罩在鹿窟的陰影當中啊！你知道嗎？未來如果讓當局知道你在調查那件事的話，難保你不會出事啊！」

文彥不以為然地說：「你覺得就這樣算了嗎？玉堂，那是全村上下幾百條人命啊！」

玉堂說：「那又怎麼樣？死人難道比好好的活著還重要嗎？」

文彥說：「你會這樣說，是因為你爸還活著，我爸可是已經不在了，他被抓去槍斃了啊！」

兩人音量漸大，引來周遭學生的注目。

玉堂說：「你，你不可理喻！」

明道趕緊打圓場說：「好了！你們兩個都給我閉嘴！大家都在看我們了！」

兩人沉默，氣氛變得很尷尬，一會兒之後，玉堂起身收拾書本：「我去別的地方念書，在這裡我讀不下去。」

玉堂起身離去，明道、寶鳳、小喬三人目送玉堂離去，文彥低頭，故意裝做不在意。

明道說：「文彥，玉堂這麼說也是為你好啊。」

文彥說：「我知道。」

眾人沉默，大家都不願意再多說些什麼。

6

醫生來到董志乾的病房回診，被綁在床上的董志乾不吵不鬧，只是默默看著窗外。

醫生說：「董先生，我來復診了，可以的話希望你能夠配合。」

董志乾轉過頭來看著醫師，不發一語，只是微微的點點頭，醫生檢查董志乾的血壓脈搏，拿聽筒聽心音，董志乾都表現得十分配合。

醫生說：「董先生，我現在就請護士幫你鬆綁，但是能夠請你答應我，不要再像之前那樣胡鬧了可以嗎？」

董志乾點點頭，醫生向護士點頭示意，兩名護士便將董志乾身上的皮帶解開。

醫生、護士離去，一會兒之後，董志乾起身拔管，穿上大衣，跛著一隻腳走出病房，他的腳步表現出某種堅定的意志，擦身而過的一些醫生、護士見他這樣，也沒人想要阻擋他，只是疑惑的看著他。

董志乾走到醫院門口，叫了一輛計程車，坐上之後離去。

7

文彥、寶鳳、文英坐著阿源駕駛的牛車，在前往鹿窟村的山路上，文彥突然發現路邊似乎倒臥著一個人，他急忙拍拍阿源的肩膀。

文彥緊張地：「彪叔，停下來、停下來！」

阿源不明所以，文彥伸出手來指著倒臥在地上的人影，阿源急忙將牛車停下。

文彥跳下牛車，向倒在地上的人跑過去，文彥扶起那個人，該人正是董志乾。

文彥問：「先生，先生，你還好嗎？先生？」

文彥見董志乾依舊昏迷不醒，便揮揮手，示意阿源過來幫忙，文彥跟阿源兩人合力將董志乾抬上牛車。

文英問：「阿兄，這個叔叔伊安怎了？」

寶鳳說：「文彥，看情形他病得很重。」

文彥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看起來好像很虛弱的樣子，我們先把他送回村子裡，請醫生看看吧。」

牛車繼續往山上駛，寶鳳和文英拿出斗笠替董志乾搧風，董志乾半夢半醒間，嘴上不停碎念著，文彥試圖想要聽出他究竟在說些什麼，卻只隱約聽得出：「鹿窟」、「對不起」、「我很抱歉」之類的隻字片語，

寶 鳳：「這個外地人好像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說？」

文彥越聽感覺越不對勁，伸出手來想要搖醒董志乾，但是看著眼前這人已經神智不清，文彥強忍想要叫醒他的念頭，將手給收了回去。

文 彥：「先帶他回我家去，等他清醒過來，再問他話，就會清楚他的身份和來歷。」

8

文彥家客房裡，躺在床上的董志乾緩緩睜開雙眼。

文彥說：「太好了，你醒來了，我才正要去找醫生呢。」

文彥拿了一杯水，小心地餵給董志乾喝。

董志乾虛弱地說：「這裡是哪裡…？」

文彥說：「這裡是鹿窟村。」

「鹿窟村！？」原本虛弱不堪的董志乾，情緒突然變得相當激動，掙扎著要起身。

「先生，你先別急著起來，你在這裡躺一下，我去叫醫生，馬上回來。」文彥轉身正要離去時，董志乾一把抓住文彥的手，文彥轉頭看著董志乾。

董志乾說：「不用浪費時間了，我們趕緊把正事辦一辦吧。」

文彥困惑地說：「正事？什麼正事？」

董志乾問：「少年仔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文彥說：「我叫余文彥。」

董志乾問：「文彥，你對十年前軍隊進到村裡四處抓人這件事，有印象嗎？」

文彥心頭一驚，臉色沉了下來，緩緩的點頭，說：「阮阿爸在那個時候也被人抓去，從此以後沒有再回來過。」

董志乾問：「你阿爸是叫什麼名字？」

文彥說：「我阿爸叫余連福，因為跛了一隻腳，大家都叫他跛腳連福。」

董志乾喃喃地說：「原來你是余連福的兒子。」

董志乾冷不防的在文彥面前跪了下來，文彥大吃一驚，急忙要將董志乾扶起：「先生，你別這樣啦？你趕緊起來啊！」

董志乾語帶哽咽地說：「我對不起你爸。」

文彥說：「有啥米代誌先起來再講！」

董志乾說：「我沒資格站起來，你知道嗎？害得你們鹿窟村民家破人亡的罪魁禍首，就是我啊！」

文彥震撼不已，雙手抓住董志乾的肩膀：「你講啥米！？」

董志乾說：「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召集村民，到時候我自然會在眾人面前坦白說出一切，向村民磕頭認罪。」

文彥沉默半晌，說。「好，可是我沒辦法集合村民，我帶你去找村長，請他幫忙。」
董志乾說：「好。」

董志乾掙扎著要起身，文彥先是愣了一下之後，趨身過去將董志乾扶起，董志乾見文彥聽了方才的話之後，還願意來扶自己，也很是驚訝。

董志乾說：「我是罪人，我對不起你們，…。」

文彥內心激動不已，但仍緊咬下唇，不發一語。

9

文彥扶著董志乾走進廖清文家。

文彥呼喚著：「村長阿叔、村長阿叔！」

廖清文聽到文彥的呼喊聲，走出房間：「啥米代誌，叫的這麼急…。」

廖清文先是看到文彥，隨後注意到靠在文彥身上的人，一眼認出董志乾的廖清文，呆立原地，說不出話來，董志乾盯著廖清文，先是疑惑，但等他認出廖的身分之後，他開始發抖。

董志乾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廖清文…伊是村長？」

文彥注意到董志乾的異樣反應，他的視線在廖清文和董志乾兩人身上來回遊走。

文彥說：「阿叔，這個人伊講有重要的代誌要跟…。」

廖清文突然變臉，冷冷地說：「文彥，多謝你把伊帶過來，把伊留下來，你先回去吧。」

董志乾緊抓著文彥的手臂說：「余文彥，你絕對不能將我一個人留在這邊，否則鹿窟的村民就永遠不可能知道慘案的真相了。」

廖清文說：「文彥，阿叔的話你沒聽到嗎？把伊，留下來。」

廖清文朝著兩人走近幾步，董志乾則是畏縮的往後退了兩步

，文彥看了董志乾一眼之後，下定了決心：「阿叔，我有了解真相的權利，我不走。」

董志乾說：「沒錯！文彥，我現在就告訴你，廖清文伊就是當年…。」

說時遲這時快，一張椅子突然朝著文彥兩人這邊飛來，文彥急忙將董志乾拉開，閃過那張椅子。

文彥大叫：「阿叔，你幹嘛！？」廖清文就像發了瘋似的朝兩人衝了過來，董志乾懼怕得縮瑟在角落，雙手抱頭，發出一聲：「噫！」文彥挺身而出擋在廖清文面前，廖清文抓住文彥將他摔往一旁，接著衝過來緊緊掐住董志乾的脖子。文彥從地上爬起，見情況緊急，顧不得身體的疼痛，急忙用自己的肩膀朝廖清文撞去，廖清文被撞倒，隨後又起身想要再度對董志乾發動攻擊，文彥為了保護董志乾，跟廖清文兩人扭打在一塊。

一陣扭打之後，文彥將廖清文推倒在地，將董志乾從地上拉起。

文彥說：「快！我們趁現在快走！」

文彥扶著董志乾來到門口埕，回頭一看，發現廖清文發狂似地一邊大吼，一邊拿著柴刀朝兩人衝了過來，文彥抓住廖清文的手，情況十分危急。

玉堂、玉惠、吳足三人從外頭回來，看到廖清文抓著柴刀和文彥糾纏在一塊，大吃一驚，玉堂和母親趕緊衝上前去，拉住大吼大叫的廖清文。

廖清文大聲吼著：「你嘍走，你給我留下來。」

玉堂大聲喊著：「阿爸！你幹嘛啦！」

吳足說：「你卡冷靜耶！不要這樣啦！」

廖清文情緒異常激動說：「我不能讓伊活著，我絕對不能讓伊活著走出去！你們通通給我閃開！我要殺死伊…」

董志乾大喊說：「廖清文伊就是當年勾結保密局，害死村民的頭號爪耙子啊！」

聽到這句話，廖清文彷彿被閃電擊中，柴刀從手中滑落，跌坐在地上痛哭，嘴裡喃喃說著：「我是被逼的…我是被逼的…。」

文彥、玉堂、玉惠三人震驚不已，吳足則是默默地低頭，一時之間空氣似乎凝結了。董志乾趁這個機會奪門而出，文彥見狀回神，正欲追上的時候，吳足拉住文彥，並且在廖清文的身旁跪了下來。

吳足哀求著說：「文彥，阿嬤求你，求你不要把這樁代誌講出去好嗎？」

文彥感到為難說：「阿嬤，我…。」

玉惠拉拉吳足的衣袖說：「阿母，妳不要這樣子啦…。」

吳足說：「我和我頭家的命不值錢，不過，請你看在這兩個囡仔的面子上，放過阮們好不好？」

玉惠拉拉玉堂的衣角：「阿兄，你也來苦勸阿母啦！」

玉堂走到吳足身邊跪下。

玉堂說：「文彥，我也求你，放我阿爸一馬吧？」

玉惠見狀，也跟著下跪。

文彥扶起吳足說：「你們先起來，我去把董先生找回來。」

玉堂說：「我希望你能先答應我們，絕對不要講出去。」

文彥內心掙扎了一會兒，他看著玉堂兄妹，腦海中浮現三人這數年之間玩鬧的回憶，說：「好，我答應你們。」說罷，文彥轉身跑出大門。

10

董志乾在鹿窟村裡胡亂走著，正好陳火爐經過，遠遠看到董志乾的樣貌打扮不像村民，便走了過來。

陳火爐問：「這位先生，你來咱們村裡，有啥米貴事嗎？」

董志乾抬起頭來看著陳火爐。

董志乾問：「老村長！？你忘記我是誰了嗎？」

陳火爐看著董志乾，臉上表情從疑惑轉為震驚：「你…你是董志乾！你不是逃出鹿窟了嗎？事到如今又跑回來作啥！你少年時作了那麼多缺德的代誌，還有面子回來？」

董志乾苦笑說：「最缺德的代誌恐怕你還不知影…老村長，我能夠拜託你幫我把村民集合起來好嗎？我有非常重要的代誌一定要親口對村民講。」

陳火爐說：「沒問題，不過我要你把你要講的代誌先講乎我聽，有需要集合村民由我來作決定。」

董志乾說：「好。」

陳火爐陪著董志乾，緩緩往自家方向走去，董跛著一隻腳走得賣力又辛苦。

11

在陳火爐家的客廳裡，董志乾對著火爐、愛嬌、寶鳳三人說出一切。

陳火爐三人聽完之後，臉色凝重。

美嬌懇求說：「阿爸，我求你，放過阮小弟清文，這件事情就不要再傳出去了，好不好？我會去請他們一家人搬離鹿窟村，永遠不要再回來。」

董志乾說：「陳太太，方才我去廖家，被廖清文認出來，伊竟然拿柴刀出來要殺我滅口，這就表示伊並沒悔意，這款的人你認為有必要包庇伊嗎？」

美嬌說：「不過伊畢竟是阮弟弟啊！」

寶鳳說：「阿母，我也不同意，阿爸和大哥當年被抓去槍殺，這個冤仇，妳難道忘記了嗎？就算伊是阿舅又怎樣？怎麼可以說放就放？」

美嬌說：「這件事情如果爆出來，妳有想過玉堂、玉惠伊們兩人，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嗎？畢竟伊們兄妹是無辜的。」

寶鳳聽了，低下頭來，內心激烈掙扎。。

火爐說：「愛嬌，妳的心情我非常了解，不過事關重大，這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事了，必須要讓全村的人知情，由他們來作決定才行。」

愛嬌想了一下，無奈地說：「好吧，阿爸，我瞭解了，唉…。」

12

來春在門口埋忙著曬茶，阿惜來到來春家。

阿惜嚷著說：「阿春姐！咱們村裡發生大代誌了！」

來春起身問：「阿是啥米大代誌？這麼慌慌狂狂的。」

阿惜說：「其實我也不知影，方才村幹事沿路敲鑼，說老保正要大家到廖村長家集合，說有大代誌要跟大家講。」

來春笑著說：「連發生啥米代誌也不知影就這樣大聲小叫，要讓妳知影，起不是整個村都要翻過來了，好啦，我跟妳作夥來去。」

周甜妹聽到阿惜的聲音走出門。

來春說：「阿母，方才村幹事通知，叫大家到村長家集合，不知是要宣佈啥米代誌，我跟阿惜作夥去聽看嘍，文英就麻煩你照顧一下。」

甜妹說：「好，妳們去吧。」

阿惜跟來春正要出門，在門口遇到文彥回來。

來春問：「文彥，整天沒見到你人，你是跑去叨位去啊？」

文彥說：「我…我去辦一些代誌，阿母，你跟阿孀要出門喔？」

來春說：「對啊，老保正通知我們去村長家集合。」

文彥心想：「難怪我四處都找不到董志乾，原來是被老村長找去，這樣就壞了…。」

文彥說：「阿母，我也要去。」

來春說：「囡仔人也愛跟人湊熱鬧。」

三人一起騎腳踏車出門去。

13

廖清文家門口聚集了上百名的村民，眾人議論紛紛，陳火爐和幾位村民扶著董志乾來到大門口，陳火爐臉色凝重，眾人自動讓路，一行人進到廖清文家的庭院，村民見狀，也跟著擠進庭院，剩下進不去的便站在圍牆外頭。

陳火爐說：「各位鄉親，今天找各位來，不是為了別的代誌，正是為了讓大家明白，十年前發生在我們村子裡的那件慘案的真相。」

原本吵吵鬧鬧的村民們，聽聞陳火爐這樣說之後，一下子都安靜下來。

陳火爐說：「十年前，軍警衝進咱們的村子，連問都沒有問清楚就開始掠人，我的大漢孝生陳啟旺和大孫陳田其也被掠去，當時我問伊們講，為什麼要這樣黑白掠人，伊們講伊們是在掠匪諜。沒有錯，有一些人確實是跟基地的人關係密切，不過有更加多的村民卻是被冤枉的，害得咱們村子裡真多家庭家破人亡。那些軍警當時根本沒有給那些無辜的村民辯解的機會，伊們是不是真惡質？」

村民甲說：「沒錯！那些軍警實在太惡質！」

陳火爐點頭說：「我本來也是想講伊們真惡質，不過，一直到今天我才知影，原來這一切都還有其他的原因，後面的部分，我就請當事人家己來講乎你們知影。」

陳火爐走到一旁，兩名村人一左一右的把董志乾帶到庭院中央，看起來就像是在架著犯人似的，兩人放開董志乾，走到陳火爐的身邊去。

董志乾說：「…我是董志乾。」

村民乙問：「董志乾？這個名字聽起來好耳熟啊？」

村民丙問：「甘會是十年前被老村長剝斷一隻腳筋的那個？」

村民乙說：「你看伊跛著一隻腳，應該是喔！我聽講伊當年從陳啟旺村長家逃出去，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」

董志乾深吸一口氣說：「當年，保密局會知道鹿窟村裡潛伏著一群共產黨，也知道哪一些村民跟基地的人有來往，這一切都是因為保密局派了兩個人臥底在村子裡，一個是小說家呂赫若的舊同事，光明日報的記者，另外一個是當年村長的親戚，這兩個人貪生怕死，跟保密局交換條件，出賣村民。」

講到這裡，董志乾體力不濟，大口喘著氣，陳火爐示意一旁的村民拿水給董志乾喝。此時，文彥、來春、阿惜也來到現場，他們被擠在人牆的最外圍，只看得見人頭鑽動，根本就無法得知現在庭院內部情況。

阿惜說：「人有夠多，現在到底是什麼情形啊？」

來春拍拍眼前一個村婦的肩膀：「梅姐，你甘知影現在是發生啥米代誌？」

梅姐說：「我也不是真清楚，只知影好像有人在講十年前，發生在咱們村裡那件代誌的真相。」

來春和阿惜兩人面面相覷，文彥聽了之後，退了幾步，仔細的觀察廖清文家外圍的情況，然後他決定從後門進去。

董志乾喝過水，喘了一口大氣後繼續說：「那兩個人接受的條件就是，他們必須隨時向保密局回報村子裡和基地的一舉一動，而且要收集共產黨員名單以及調查出跟共產黨過從甚密的村民，如果他們能夠成功完成任務，就能夠得到一大筆錢，一輩子不愁吃穿，但若是事機不密，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。」

底下的村民開始鼓譟，在庭院裡的村民也將聽到的話語傳出去給外圍的民眾，阿惜跟來春聽著，臉色凝重。

廖清文縮瑟在房間的一角不停發抖，嘴裡喃喃念著聽不懂的話語，吳足和玉惠緊抱在一塊，玉堂則是抱膝坐在地上，手邊放著一把柴刀。房門外傳來腳步聲，玉堂反射地抄起柴刀，站起身來怒視著門口，房間門被打開，出現的人正是文彥。玉堂放下柴刀：「文彥！？你怎麼進來的？」

文彥說：「我從後門進來的，玉堂，你趕快帶著你阿爸阿母離開這裡，再不快走就來不及了！」

玉堂苦笑說：「走是能走去哪？我阿爸現在變成這欸模樣，就算走也走不遠吧，不過如果有人要衝進來對我阿爸不利。」玉堂揮舞手上的柴刀「我頭一個跟他拼了！」

玉惠說：「阿兄，你不要這樣啦！」

文彥說：「玉堂，你不要這麼傻好不好？外面有一百多個人，憑你一個人又能擋多久？要不然，你不要抵抗，出去外頭好好的把事情講清楚，說不定還有轉圜的餘地啊！」

玉堂反問：「你想有可能嗎？」

文彥語塞，無言以對。

庭院裡，村民見董志乾似乎沒有繼續往下說的打算，於是有人發問了。

村民甲問：「那兩個人現在還活著嗎？」

董志乾說：「兩個都還活著。」董志乾說罷，沉默半晌，猛地雙膝跪地：「我董志乾，在這裡鄭重地向鹿窟村民認罪，我就是當年臥底的其中一人。」

底下的村民再次鼓譟了起來，眾人情緒激動不已。

村民戊激動地破口大罵：「幹！原來你就是害大家家破人亡的爪耙子，你害死那麼多無辜的村民，實在惡質！」

村民己吶喊著：「把阮後生還來！」

不滿的聲音越滾越大，屋內的文彥和玉堂兩人依舊僵持不下。

文彥不安地說：「董志乾已經說出真相，玉堂，你們還是趕快走吧！走多遠算多遠，如果被村民抓出去的話，後果不堪設想……。」

文彥緊咬下唇，不願繼續說下去，玉堂聽聞外面如同暴動一般的聲響，內心的恐懼如圓宵般越滾越大，他看看文彥，又轉頭看看家人，猶豫了一下之後，他將柴刀往地上用力一扔：「玉惠，你和我一起把阿爸扶起來，阿母，收拾一下貴重物品，咱們從後門緊走！」

庭院裡，群眾不滿的情緒幾乎達到頂點。

村民丙大喊著：「另外一個抓耙子到底是誰？」

許多村民跟著附和：「到底是誰？」、「快說啊！」、「是誰？」

董志乾沉默一會兒說：「另外一個就是你們的現任村長，廖清文。」

群眾聽到之後，現場瞬間變得十分安靜，不消幾秒鐘，村民們開始鼓譟、咒罵：「幹伊娘！爪耙子也敢做村長喔？」、「把伊從厝裡抓出來！」、「這款人就要甲伊好好教訓！」一群村民撞門衝進廖清文的家，撞見玉堂玉惠扶著廖清文，正要從後門出去。

村民甲大喊：「幹！免想要走！」

玉惠哭求著：「你們不要抓我阿爸！」

玉惠被推倒在地，玉堂惱怒，正欲揮拳時，被文彥從身後架住：「玉堂，不要衝動！」

玉堂掙扎著大喊：「你不要拉住我！」

廖清文被憤怒的民眾拖到庭院，吳足手中捧著一口布布袋從屋裡追了出來，她隨

手一扔，包裹散開，理頭裝著一些首飾跟現金。

廖清文被民眾押解到董志乾的身旁，吳足也淚流滿面的跟著跪在兩人身邊。玉堂從文彥手中掙脫，並且猛力地把文彥推倒在地，兩兄妹急忙來到庭院，正要靠近廖清文夫妻的時候，被幾名村人拉到一旁。

玉堂掙扎著吼叫：「放開我！阿爸、阿爸！」

村人開始對著跪倒在地上的三人口出惡言，並且有人吐口水、有人朝著他們丟蔬菜蕃薯，甚至有人對著他們投擲石塊，其中，吳足跟董志乾還會試著要閃躲，或者用手來阻擋，只有廖清文兩眼無神，毫無反應，一個石塊飛來，擊中廖清文的額頭，雖然流血了，但他依舊無動於衷。村人見他這副模樣，更是氣憤不已，於是有人衝過來朝他胸口踢了一腳，把廖清文踹倒在地，玉惠別過頭去不忍卒睹，玉堂低頭痛哭，站在陳火爐身邊的愛嬌跟寶鳳也都看不下去。

愛嬌哀求說：「阿爸，好了啦，你不再趕快阻擋村民，恐怕會出人命啊！」

陳火爐怒氣難消地說：「哼！伊們會有今天，也是伊們做得來的。」

寶鳳說：「阿公，你難道想要看著阿舅被人活活打死嗎？」

陳火爐猶豫了一下，才高舉雙手大喊：「各位鄉親！大家先冷靜一下！冷靜一下！」

陳火爐聲嘶力竭的大喊，然而村民情緒沸騰，大家都失去了理性，群眾越來越逼近董志乾三人，眼看就要發生意外。突然，急促的銅鑼聲響起，眾人的眼睛不約而同朝向聲音的源頭看去，文彥手上拿著一只銅鑼。

文彥說：「大家冷靜聽我講！在十年前的那場慘案當中，我阿爸余連福也被軍警抓去，我也跟你們一樣怨恨這兩個人，恨不得能夠親手把伊們剷死，不過你們想想看，如果咱們在這個時候用暴力制裁伊們，咱們的親人在地下若是知影咱們的雙手沾滿鮮血，伊們會歡喜嗎？」

村民已大罵：「幹！若是能夠親手把伊們打死，我去坐牢也甘願啦！」

群眾又開始鼓譟了起來。

文彥用力的敲著鑼，竭盡全力的大喊：「咱們這無理性的模樣，跟當年的國民黨有什麼不同款嗎！？」

村民們沸騰的情緒一下子冷卻了下來，現場頓時鴉雀無聲，玉堂、玉惠兄妹趁機掙脫村民，來到父母親的身邊，陳火爐呆了半晌，回過神來。

陳火爐說：「各位鄉親，文彥這個少年仔講的沒有錯，董志乾、廖清文這兩個人確實是很惡質，不過咱們也沒有那個權利去決定伊們的生死，老村長在這跟大家拜託，請大家暫且把這兩個人交給我，我自然會替大家做出最公正的判決，這樣好不好？」

站在最前面的村民面面相覷，一時不知所措。

美嬌見狀挺身站在廖清文前面，向群眾舉躬：「拜託各位鄉親，今天就到此為止，好不好？」

寶鳳見狀跟上，玉堂兄妹也做出同樣舉動，文彥也加入其中，五人朝著村人彎腰舉躬。村民們看看文彥一行人，又低頭看看病恹恹的董志乾，以及失心瘋的廖清文，情緒總算冷卻下來。

村民甲說：「其實我們也不是這麼不講道理啦，好啦好啦，老村長，咱們相信你的做人，知影你一定能夠做出最公正的判決，給大家一個交代啦。」

從聚集的人群中陸續傳出附和的聲音：「是啦！」、「交給老村長發落就好。」

村民乙說：「我沒意見啦。」

村民丙說「就這樣啦，咱們來走。」

人群逐漸散去，來春跟阿惜總算是擠進了庭院，來春先是看著文彥一行人，又低頭看著董志乾三人，淚水止不住的流了下來，這時，天空開始下起雨來，文彥抬起頭，任由雨水打在自己的臉上。

14

外頭飄著毛毛雨，在來春家客廳，文彥、來春、周甜、阿惜坐在大廳，眾人臉色凝重，這時愛玉、阿砲、阿財有些狼狽的跑進來。

愛玉問：「阿母，你怎麼會在這？」

阿惜反問：「阿玉仔，你是跑去叨位去啊？妳敢知影村裡發生大代誌啊！」

愛玉說：「我跟阿砲、阿財出去玩嘛，是發生啥米代誌啊？」

眾人沉默，誰也不想先開口說話。

阿砲問：「阿是發生什麼代誌，你們怎麼都不講？」

終於，周甜妹說話：「這廖仔清文實在是有夠夭壽骨的啦！抓耙子這種失德的代誌伊也作得出來，而且還當作沒代誌一樣的，住在我們村裡，面皮實在有夠厚！」

阿財問：「文彥，到底是怎樣啦？」

文彥說：「唉，代誌是這樣啦……。」文彥比手畫腳，向愛玉三人簡述了整件事情。

阿砲憤怒地罵著：「幹！阿財，咱們來走，去找廖清文這個抓耙子算帳！」

阿砲、阿財正欲起身，文彥拉住阿砲的手：「你們去找伊也沒有用，伊已經起肖啊，連人都認不得。」

阿砲一聽，甩開文彥的手，大吼了一聲：「幹！這沒天理啊！這沒天理啊！」並且將一旁的椅子給踹倒，然後他頹坐在地上抱著頭哭泣，愛玉過來，雙手環住阿砲的肩膀。

15

深夜，董志乾從床上坐起，咳了兩聲之後，起身走到書桌旁，他坐在書桌前認真地寫著信。寫完後，他將信折好收進信封，放進口袋裡，嘴裡喃喃自語：「該是我向村民贖罪了…」

然後，他穿起那件骯髒不堪的大衣，走出門外。

16

清晨，陳火爐家門口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，正在廚房準備早餐的愛嬌走出來開門。愛嬌問：「發生啥米代誌？」

村民甲說：「阿嫂，麻煩你趕緊叫老村長出來，代誌大條啊！」

愛嬌問：「到底是啥米代誌，要這麼趕緊…。」

愛嬌的視線越過幾個村民的肩膀，看到不遠的一棵大樹上吊掛著一條人影。

愛嬌驚駭著說：「夭壽喔！」轉身跑進屋裡，喊著：「阿爸！阿爸！」

陳火爐和跟愛嬌兩人來到董志乾上吊的那棵樹下，周圍已經聚集了一些村民。

陳火爐說：「趁現在天還沒完全亮，趕緊把伊放下來。」

幾名村民合力將董志乾的屍體從樹上放了下來，陳火爐發現董志乾的上衣口袋放著一封信，他將信紙抽出來。

「老村長：白天給你添了很多麻煩，深感抱歉，這次我回到鹿窟村坦白說出一切，完全是出於我的個人意願，沒有受到任何人指使，請放心。我已經得了絕症，不久於人世，這十年來我飽受良心譴責，從來就不曾有一夜好眠，所以我決定在死前說出一切，現在我的心願已了，也就沒有活著的必要，我的外套口袋裡有一疊現金，是我所有的財產，雖然不多，不過希望老村長能夠幫我把這些錢分發給受難家屬，就算是小弟我的一點補償。 董志乾 絕筆」

陳火爐讀完信，從董志乾的大衣口袋摸出一封鼓鼓的信封。

陳火爐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把伊的屍首裝棺，載去墓地找個地方埋了吧，棺材就從他留下來的這條錢支出，這樣也算是仁至義盡了。」

【第二十二回】

1

廖清文兩眼無神，失魂落魄地在路上閒晃，沿路的村民看了，都對他破口大罵，也有人朝他吐痰。

村民甲大罵：「幹你娘，出賣村民的爪耙子，做啥米村長？」

村民乙也罵：「害死那麼多村民，真夭壽真惡質！」

村民丙說：「煞煞去啦，伊已經起肖了，也算是得到報應。」

村民乙罵著：「幹，誰知道伊是真肖還是假肖？」

村民甲說：「若我知影伊是假肖，我頭一個把伊損乎死！」

玉堂、玉惠兄妹著急的在路上尋找廖清文的身影，來到土地公廟時，發現有一群人圍在一塊，他們兩人急忙趕過去，被團團包圍的正是廖清文，一群村民正在踢他、打他，咒罵聲此起彼落：「幹！打乎死啦！」、「殺人兇手！」、「可惡的爪耙子！」

玉堂、玉惠見狀，急忙衝上前去，擋在父親和村人之間。

玉堂苦苦哀求著：「請各位高抬貴手，阮阿爸已經變成這款模樣了，拜託各位不要再打他了！」

玉惠說：「拜託放我阿爸一條生路，拜託你們啦！」

村人面面相覷，覺得沒趣後，便四散而去，玉堂兄妹將滿臉驚恐廖清文扶起離去。

2

玉堂、玉惠兄妹離開家門要去上學，沿路上被村民指指點點，兩兄妹低著頭快步走著，在山路上遇到阿源的牛車，阿源停下牛車，文彥招手示意兩人上車，玉堂起先搖搖手，隨後他轉頭看到玉惠那種渴望上車的眼神，很是不忍心，於是他便帶著妹妹，兩人一起爬上牛車。

玉惠說：「文彥，謝謝你。」

文彥說：「嗯。」牛車走在路上，招來許多異樣的眼光，車上五人相對無語。

村民甲大喊：「文彥！你忘記你老爸連福仔被誰給害死了嗎？」

村民乙說：「你們這些囡仔，不要再跟爪耙子的囡仔做朋友了啦！」

村民丙說：「抓耙子的囡仔坐什麼牛車？日子過得很爽喔？叫伊們家已步輪去讀冊啦！」

諷刺的話語此起彼落，玉惠緊抓著玉堂的手，兩人低頭不語。寶鳳低聲安慰著這對兄妹：「不用擔心，有文彥和我在你們身旁，村民不會為難你們的。」

文英說：「阮阿兄會保護你們，免驚！」

文彥忍不住，起身大喊說：「造孽的是廖清文，不是玉堂兄妹，伊兩個人是無辜的！上一代造的孽不應該叫下一輩的人來承擔！」

玉堂兄妹聽聞之後，感動地眼眶泛紅，兩人緊握文彥的手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3

午休時間，明道來到玉堂的座位旁。

明道說：「玉堂，走吧，我們去圖書館念書。」

坐在座位上的玉堂望向窗外，看到文彥正在走廊上等著明道。

玉堂搖搖手說：「不用啦，我在教室念就好了。」

明道來到走廊跟文彥會合。

明道說：「玉堂也不曉得是怎麼了，居然不跟我們一起去圖書館。」

文彥說：「他想要留在教室，就讓他留在教室吧。」

明道問：「你們兩個，是不是還在為上次在圖書館吵架那件事生氣啊？」

文彥不發一語，轉身離去，明道聳聳肩，隨後跟上。

4

小喬和寶鳳來到圖書館，看到一夥人習慣聚集的座位上頭只坐著文彥、明道兩人，小喬在文彥的身旁坐下。

小喬問：「文彥，怎麼沒看到玉堂兄妹啊？」

文彥沉默不語。

小喬再問：「文彥，你沒聽到我在問你話嗎？」

文彥猛地起身，嚇了小喬一大跳，文彥轉身欲走。

寶鳳問：「文彥，你要去哪裡？」

「廁所。」文彥風一樣地離去。

小喬問：「怎麼他今天，怪怪的耶？」

寶鳳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唉，你們兩個最好先別問玉堂他們的事。」

明道好奇地問：「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寶鳳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決定說出一切，她向兩人簡述先前發生在村子裡的事情，兩人都露出驚訝不已的表情。

往廁所的轉角，文彥背倚靠在牆上，聽著寶鳳正在向兩人述說一切，一會兒過後，他起身離去。

5

文彥和明道兩人並肩走在學校走廊上，兩人有說有笑，玉堂迎面走來，看到文彥之後便躲進轉角，刻意避開文彥，文彥也注意到玉堂的反應，他呆了一下。

明道說：「文彥，你有在聽嗎？」

文彥回過神來說：「有、有…。」

兩人繼續剛才的話題。

文彥心想：「玉堂為什麼要躲我呢？…。」

6

天剛濛濛亮，吳足起床後，發現廖清文不在身邊，急忙來到玉堂的房間。

吳足心慌地說：「玉堂，不好了，你阿爸又跑出去了，你趕緊帶著小妹去把你阿爸找回來，伊在外頭四處趴趴走，萬一去被村民看到，免不了又要被人欺負了。」

玉堂一聽，急忙起身穿衣：「我馬上去找阿爸！」

玉堂去敲玉惠房門，兩人快步離開家門。

玉堂玉惠兩兄妹在路上四處尋找廖清文的身影，沿路叫喊著：「阿爸！阿爸！」

玉惠說：「阿兄，怎麼辦啦，四處都找不到人耶！」

玉堂想了一下，說：「走，我們去找文彥幫忙。」

玉堂兄妹兩人來到文彥家敲門。來春開門見到兩人，臉上露出吃驚的表情，文彥隨後從來春身後出現。

玉惠一臉焦急說：「阿嬪，阮阿爸又跑出去了。」

文彥說：「玉堂，你先別著急，冷靜下來，想想看妳阿爸可能會去哪裡。」

玉堂說：「文彥，阮阿爸不見了，你平常時比較常在村子裡走動，我可以拜託你幫我一起找嗎？拜託！」

文彥說：「好！你等我一下，我穿件衣服馬上出來。」

文彥三人來到山區找人，兩兄妹依舊沿路喊著：「阿爸！」、「阿叔！」

文彥遠遠看到溪邊躺著一個人影，文彥手指著：「玉堂，你看那邊！」三人飛奔到溪邊，該人面部朝下趴伏在小溪裡頭，一動也不動，玉堂跟玉惠兩人見狀，把那人架起，玉惠隨即放聲大哭：「是阮阿爸，阿爸，阿爸…」

文彥呆立在玉堂兄妹身後，不知道應該作何反應。

7

文彥、寶鳳、小喬、明道四人來到清文家弔喪，整個靈堂空盪盪的，裡頭只有吳足、玉堂兄妹三人，文彥四人在清文靈前上香，吳足領著子女回禮。

玉堂、玉惠兩人，和文彥一行人來到庭院。

玉堂說：「文彥，謝謝你幫我找回我阿爸。」

文彥說：「其實我什麼忙也沒有幫上。」

一夥人相對無語，半晌，玉堂說：「等我阿爸的喪禮告一段落，我們一家人就會帶著阿爸的骨灰搬離鹿窟村。」

明道問：「那你們兄妹還會繼續讀基隆中學嗎？」

玉堂搖搖頭說：「我們打算搬到中南部去。」

寶鳳問：「你以後有什麼打算嗎？」

玉堂說：「我想要報考軍校，我們鹿窟村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悲劇，一切都是因為軍警草菅人命，我希望能夠憑藉自己的力量，哪怕只是一點點也好，從軍隊內部進行改革！」

小喬用手肘碰碰文彥：「文彥，你也說句話啊？」

文彥說：「玉堂，不管我們的父親之間，到底有多少的恩怨，那些都過去了，我們永遠都會是好朋友。」

玉堂眼眶泛著淚光說：「嗯。」

文彥和玉堂相擁，玉堂說：「再見了，我的好兄弟。」

文彥說：「好兄弟，這次你真的要拋下我了。」

玉惠哭得唏哩嘩啦，寶鳳和小喬連忙安慰玉惠。